

我的雅加达抗噪记

夏方波

“Macet”（拥堵）是所有来过雅加达的人的通感，在这座 2800 万人口的城市里，喧嚣的噪音抹平了高楼大厦和低矮民房之间的差距，几乎在任何地方你都无法逃避近 1600 万辆摩托车的轰鸣声以及遍布各处的清真寺的宣礼声。这些“噪声”与炎热的天气“相得益彰”，而我也在对抗它的道路上懂得了“理解万岁”的含义。

一 噪音的初体验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降落在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当前温度为 32 摄氏度……”

随着机组通报的声音传入耳朵，热带的引力和温度让耳朵上的汗毛不禁竖起，相比于眼里的景色和躲在口罩下的鼻子，我的耳朵真正地让我从感官上意识到我又来到了这个迷人的国度，我也决定用耳朵好好感受这里的一切，去发现“真实”的印度尼西亚。

刚下飞机，便传来机场工作人员高昂顿挫的中文，“请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护照、疫苗证明和签证”。这口音十足的中文让我凑过去用印尼语问这位工作人员，“现在机场引导员都会说中文吗？你在哪里学的？”他看着我笑了笑，“哈哈，你会说印尼语啊！我在深圳学习了一年，就在这找到了这份工作，很多中国人来雅加达做生意，也让我有了机会”。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印尼互联网常常

[收稿日期] 2022-07-13; [修订日期] 2022-07-18。

[作者简介] 夏方波，男，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印度尼西亚。

疯传一些标题为“大批中国工人入境印尼抢占工作岗位”的视频，而这些视频的场景大多都在机场的入境处，很有可能是机场工作人员拍摄的，现在看来互联网的民族主义言论或许只是部分人的情绪化表达。

我跟随身着医用防护服、“全副武装”的入关队伍经历了快速核酸检测和查验签证入关，随后被安排到了机场分流大厅，而这里正是我接受噪音“洗礼”的第一站。由于分流大厅就在临近机场出口的地方，雅加达拥堵的车流在这是一个“起点”，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蓝鸟出租车、私家车、摩托车和旅游大巴汇聚在狭窄的车道上，为了抢占合适的落客和载客点而争相鸣笛，刺耳的喇叭声不时响起，让我疲劳的大脑神经也会随之“咯噔一下”，这对于迫切想走入这个国家的旅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为了适当转移一下注意力、缓解身心的疲惫，我便观察起了眼前嘈杂的分流大厅。

出站口的车辆拥堵让分流大厅挤满了等待前往隔离地点的外国人，在被告知可能还需等待至少一小时之后，各式语言的抱怨声开始充斥着大厅。不少人簇拥在出口询问缘由，而在场的印尼工作人员也只能耐心安抚躁动的人群，“今天入境的人很多，拥堵是暂时的”。对于这里的所有人而言，嘈杂与拥堵的唯一解决办法是等待。坐在我身旁的“大白”看着门外的车流感叹道：“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这里都快成病毒培养皿了。”一旁的人回应道：“这就是印尼啊，跟国内比不了的。”确实，虽然印尼政府重视防疫、要求隔离的政策值得肯定，但整个城市系统和基础设施却很难及时有效地运转，整个过程对所有人都有些“不友好”。

不过，在这嘈杂环境之中也有不少能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们有的戴着耳机、哼着歌，有的跟朋友聊天嬉笑，有的只是静静地打着瞌睡。这些安静的个体把分流大厅“分流”成了两个空间，

一个空间里的人们渴望出站、寻求安宁，而另一个空间的人们则闹中取静、自建一隅。我想后者大概是习惯了这种环境，才能如此“自在”。



图1 位于雅加达草铺街的隔离酒店的窗外风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幸运的是，等待了三个小时的我得以坐上前往隔离酒店的末班车，独享与班车司机的一小时旅途。我热切地希望用印尼语和他攀谈，但这位名叫阿迪特（Adit）的司机大叔似乎不愿回应我的搭话，而是沉醉在驾驶和 Dangdut 音乐^①之中。我的耳朵本不中意这种充满手鼓伴奏的乐曲，不过在夕阳余晖之下，阿迪特带着我穿梭于车流和民宅之间，走走停停，我竟也慢慢喜欢上了这种民间音乐，跟着音乐抖起了腿，让我暂时放下了初至异国的躁动。

不知不觉间抵达隔离点，我的耳朵提醒我一定要问问大叔这是谁

① Dangdut 是印尼最受欢迎的音乐流派之一，部分源自北印度古典音乐、阿拉伯音乐，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马来音乐和印尼本土民间音乐的元素。乐器通常包括塔布拉鼓、肯当鼓、长笛、曼陀林、吉他、锡塔琴等。

的大作，大叔见我笃定的眼神也乐开了花，大声笑道：“记住，他叫 Rhoma Irama。”我旋即在隔离酒店检索此人，竟是印尼人心中的“Dangdut 之王”，从此一首名叫“Begadang”（熬夜）的歌曲在我的耳畔绕梁不绝。未曾想，找到自己喜欢的 Dangdut 曲子的欢喜感没能让我安然入睡，我依旧彻夜难眠。

隔离三日，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总有一辆呼啸而过的摩托车能炸醒我的思绪和美梦，这种声音成了我的噩梦，幻想着印尼能源转型能尽快控制摩托车的排量和数量，但这当然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我的苦恼，更不用说雅加达多达 3500 座的清真寺会在凌晨 4 点多的破晓前后准时放送的“azan subuh”（晨拜宣礼），在没有分贝限制的情况下，似乎能穿透任何墙体和玻璃，直入我的脑海深处。辗转难眠的一夜使我与这座城市的“噪音”算是结下了梁子。

二 “要想习惯，先得理解”

解除隔离后，我暂住在印尼朋友阿里（Ali）家中。当我再度于夜晚惊醒之时，我索性去上个厕所，却发现我的朋友已醒来，正在做着晨拜。我没有打扰他，而是静静地看着他口中默念、身体跪拜。我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了一次完整的晨拜，他口中的阿语声音轻盈但却非常流畅，仿佛母语一般脱口而出，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的场景是印尼各处虔诚的穆斯林实践着同样的话语、动作，这或许也是一种跨越岛屿和地域的“共时性”，只有从小的宗教学习和如此反复数年的实践，才能让宗教融入血液和生命之中。



图2 德波市住所窗外的公路车流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晨拜结束后，我看着他充满血丝的眼睛问他：“如果每天这么早起来礼拜，你白天还有精力工作吗？”他神色平静地说道：“黎明的圣行祈祷胜过世界和其中的一切。”见我愣了一下，他大笑道：

“新的一天开始了，你会习惯的。”简单的两句话让我不愿再问他有关如何在嘈杂的环境中睡着或者专心工作的问题，因为对他们而言，摩托声也好，宣礼声也罢，都不是单纯地习惯或者麻木地忽视，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拥抱，是生活的必要组成，也让我开始尝试以穆斯林的视角看待和理解这原本被我认为“扰民”的声音。

待我补觉醒来后，善解人意的阿里决定带我去清真寺看看，这样更能理解清真寺和宣礼存在的意义。午后3点20左右，他带我来到附近的一个清真寺中参观。此时恰是晡礼（sholat ashar）的时间，阿里让我注意观察那位站在麦克风前的宣礼员（muazin），而这位宣礼员即将颂唱的念词就是平时唤醒我的声音。没过一会，这位宣

礼员看了一眼时间后，简单调整话筒，抬手将手指放进耳朵里，颌首闭目酝酿片刻，他的口中便传出一阵悠扬宛转的阿语经词，气息沉稳绵长，让清真寺显得庄严肃穆。相比于扩音器中分贝爆炸的刺耳感，在清真寺听到宣礼员本尊的颂唱着实震撼，他身后盘坐的几位穆斯林都沉醉于宣礼声之中，令晡礼的整个过程变得更加虔诚。

阿里告诉我：“能做宣礼员的人都是天生的好嗓子，我也曾希望能站在那里宣礼。”我点了点头，宣礼员的工作是呼唤信众践行祈祷，也是穆斯林宗教生活的计时器，这是我先前将其急躁地归为“噪音”之时未能知晓的现实。对于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和社区而言，宣礼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次清真寺的初次观察和体验，对于我感受和理解民众的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现实是残酷的，在雅加达想找到一个价格不那么夸张又能避免噪音干扰的住所相当困难。“这里是雅加达，没有人能保证晚上不会有摩托车从你门口开过”，租房中介多次同我解释这个“客观现实”。我咬咬牙决心挑战一下自我，让自己习惯这里、习惯噪音，但戴耳塞、勤锻炼等不同助眠方法都没有效果，果然应验了友人对我说的那句：“等你来，你会发现最初的半个月当真难熬。”



图3 朋友Eli的自建房（左）和Eli的家庭聚会（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尽管能够理解清真寺扩音器中大音量播放的宣礼声，但与摩托噪音共处的过程更加考验心理承受能力，这对于我的印尼朋友们而言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在探访朋友埃莉（Eli）的住所之后，我发现她家中的自建房同样存在临近主要道路和隔音差的问题。埃莉告诉我，由于土地所有权、房屋选址、施工便捷以及建造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建筑隔音成为投入收益最低的建筑指标之一。她无奈地指出，有限的收入不能用在这种“奢侈”和“不必要”的事物上，她和家人也从未想过要改善房屋的隔音设施。

在处处皆“贵”的雅加达生活，埃莉还有我的其他朋友们大都没有太多存款，过着收入与支出基本持平的日子，这种个人和家庭收入分配上的紧迫性在中下层民众中间尤其普遍。埃莉还鼓励我去体验一下印尼年轻人流行的宿舍式街区（kos-kosan），她如此描述居住其中的感受：“如果你住在那里，你就会发现没有隔墙的秘密。”

对身边朋友的居住环境的体会让我对噪音似乎没有那么反感，毕竟大家都这般生活着。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我，或许也不会为了隔音而“浪费钱”吧。

三 融入噪音

尽管疫情肆虐，不知真的是防控到位，还是为了保住经济，雅加达自2021年底以来不断降低防疫级别，但街头小巷的人们依旧坚持戴着口罩、响应佐科政府的号召，在公共场所也随处可见“必须佩戴口罩”和“扫码进入”的标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KRL电动列车上身着棕色制服和黄色背心的安保员（satpam）会亲切地提醒人们佩戴口罩和不要说话，而神奇的是，平日间爱开玩笑、笑声爽朗的印尼人都开始享受车厢内列车行驶和风扇转动的声音。虽然

这种集体防疫的实践和秩序跟中国相比差距还是较大，但仍让我感到些许安心。于是我尝试探索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希望更多地理解它和它的声音。



图4 雅加达地铁（MRT）内部（左）与电动列车（KRL）卡雷特站（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5 Transjakarta 公交车内部（左）和共享出租车（Angkot）内部（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不过，利用公共交通行走雅加达是乏味的。我的印尼朋友们都说只有坐在摩托上才能真正融入这个城市，“那种感觉叫做自由”。原本担忧摩托危险的我开始试着坐上朋友的摩托驰骋于街头、穿梭于拥挤的车流，坐在摩托上对速度的感知远远比汽车上更加清晰。当绿灯快要亮起之时，看一眼身旁的同行者，转动油门便能让发动

机轰鸣的声音和喷涌的动力从车架通过四肢涌入身体，摩托窜出的一瞬间，炙热阳光下丝丝凉风扑面而来，风声从耳畔呼啸而过，这大概就是在雅加达驾驶摩托的快意吧。我也意识到，这里的摩托车虽多但其行驶依旧是井然有序的；每到一个红绿灯前，人人平等、遵守共同规则的秩序便很自然地形成了，而我似乎也成为了在这座城市的血管中流淌着的一部分。

驾驶和乘坐摩托车让我似乎明白了摩托车之于雅加达普通民众的意义。当下的印尼，摩托车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骑摩托则成为一项大众技能，连总统也以喜欢骑摩托车著称。在这座拥堵的城市里，摩托车既是出行的工具，也是家庭收入的必要基础，忙时发动引擎“cari cuan”（赚钱），闲时载上好友家人一起“senda gurau”（逗笑），人们之间的差异在驾驶摩托时被短暂地抹平了。



图6 在雅加达驾驶摩托（左）和乘坐摩托（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不仅如此，摩托车的大众化还是印尼民众享受燃油补贴这一国民福利的重要方式。当俄乌战争引发全球油价飞涨之时，印尼摩托车最常用的Pertalite油价在雅加达地区雷打不动地维持在7650印尼盾/升（折合人民币约3.5元/升），可以说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

至少在油价方面没有殃及这里的人们。

令我意想不到的，融入摩托骑手行列之后，我对夜晚窗外呼啸而过的不知名摩托的耐受能力有了质的飞跃，睡眠质量也提升了不少，至少夜晚很少会被惊醒，我想可能是身体熟悉了摩托车的律动，在飞车经过时能与声音“共振”，而不是无力地“抵抗”。

四 结语

2022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噪音、炽热和不匹配：新出现的环境问题》报告，相比于孟加拉的达卡和越南的胡志明市，雅加达的噪音污染水平似乎没那么高。但是我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平均测量无法呈现局部地区噪音密集的现实，噪音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存在“被平均”的问题，实际上越贫困的社区越是与更多的噪音生活在一起。这种影响在我这个异乡人看来是巨大的，但它却是这里的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代城市的噪音污染一般来自公路、铁路、机场和工业等设施，雅加达的噪音正是这座城市快速扩张和发展的产物。作为印尼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善之区，人口过密、内涝、地震以及噪声污染等城市病是雅加达无法摆脱的疑难杂症，近年来愈发严峻，疫情之下雅加达城市的众生相更多了几分艰辛，而城市病的“治理之殇”却是经济发展和城市政治的综合后果。在习惯、理解和融入之后，我也期待着新首都Nusantara能让雅加达享受更多的宁静与祥和。

对于我个人而言，从努力抗噪到渐渐习惯和理解，我意识到这样的过程是尝试融入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必要条件，而我的身体也选择了妥协和适应。噪音进入我的日常生活也让我体味到进入印尼本土文化和环境的必要方法——观察、体验、理解和反思，不是以外人

或他者固定自己的身份，而要更多地参与其中，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在地”的印度尼西亚，理解背后的原因和现实。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许帅